

後漢書

新平船

PDG

後漢書卷七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楊終傳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

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

袁山松書曰時蜀郡有雷震決曹終上白記以爲斷

獄煩苛所致太守乃令終賦雷電之意而奇之

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

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

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

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

春秋昭公二十一年曹公孫會自

鄭出奔宋公羊傳曰畔也曷爲不言畔爲公子喜時之
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
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
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 秦政酷烈違悞

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

前書音義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高祖平亂約

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拏

太宗文帝也史記曰文帝德至盛也豈不仁哉除去

收拏相坐之律也

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陞

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

災字或作牛疫病也

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

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

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

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

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

眾庶

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也

昔般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

南書

盤庚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般人皆胥怨毫今河南偃師故曰近遷洛邑

何況去中土之肥

饒寄不毛之荒極乎

毛萁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又曰東至於泰遠

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鉉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言不毛荒極直論遠耳非必此地也

且南方暑

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

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

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

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

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

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

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反待詔賈捐之以爲宜棄珠崖救人飢餓乃罷珠崖郡光武二十一年鄴善車師王等

十六國皆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
還其侍子厚加賞賜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魚鼈無異
也衣裳謂中國也楊雄法言曰珠崖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衣裳

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

無妨害於民也

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而已毀之勿居而已

也

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

有害於民也

公羊傳曰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昭公五年傳曰舍中軍舍中軍者

何復古也言舍之與留量時制宜也

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

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

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

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

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

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

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卽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

與音預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時太后兄衛尉

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曰終

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

事見陸賈

新語何者堯舜爲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

練絲在所染之

逸詩曰皎皎白貌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

染不可不慎也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

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

公羊傳曰晉侯殺其太子

申生曷爲直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劉歆曰注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案今文當云

曷爲直稱晉侯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

書計以開其明

大戴禮曰古者入歲出就外舍小學莪焉履小節焉又曰為置三少曰少保少

傳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禮記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也

十五置太傅教

之經典以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

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

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為至戒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

廖子

防及光俱為黃門郎孔子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也

既無長君退讓之風

文帝

寶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此兩人所出微絳灌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也

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

馬防傳曰兄弟貴盛賓客奔湊四方畢至數百餘人皆為食客也

鑒念前世可為寒心

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為戒廖不納子豫後坐縣書誹

謗

縣音懸

廖以就國終兄鳳為都吏太守廉范為州所考

遣鳳侯終終爲范游說坐徙北地

益部耆舊傳曰終徙於北地望松縣而毋

於蜀物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晨風之詩以舒其憤也

帝東巡狩鳳皇黃龍並集

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貰還故

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永元十二

年徵拜郎中以病卒

袁山松書曰侍中賈逵薦終博達忠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

也

李法傳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
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祿大
夫歲餘上疏以爲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
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

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爲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
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
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此以上論語孔子之言也鄭元注云無所不至謂諂佞邪媚無所不爲也
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
己者反諸身而已矣孟子公孫丑篇之言也反諸身而已言克己自責不責人也在
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爲
汝南太守政有聲迹後歸鄉里卒於家

翟酺傳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

雒屬廣漢郡漳山雒水所出南入湔故城在今雒縣南湔

音子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厯算以報舅

田反

讐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爲卜相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
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尙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
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
而思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旣坐言無所
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
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

春秋保乾圖
曰漢賊臣名

孫登大形小口長七尺九寸巧用
法多技方詩書不用賢人杜口也

酺受恩接悽愴君之

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

移病謂作文
移而稱病也

由是酺對第一拜

尙書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
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諫曰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疎

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

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

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禮記曰毋雷同左

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

伏唯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

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

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

神器改更社稷

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實憲出入禁中得幸太后圖為殺

害帝知其謀誅之鄧太后崩宮人告鄧悝鄧弘等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遂免鄧氏為庶人也豈

不以執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

孤豚豈可得哉

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

而入於太廟欲為孤犢其可得乎此作豚不同也

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

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

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

車重尋寧無挫折賈誼曰諺云前車覆後車誡也而朝臣在位莫肯正

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詩小雅曰翕翕訾訾亦孔之哀

不思稱職爾雅曰翕翕訾訾莫供臣恐威權外假歸之

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韓詩外傳曰無為虎傳翼將

之人於位是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春秋保乾

為虎傳翼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已姦行吐珠於澤誰能不含圖曰臣功

君之權柄外假則必競取以為己利猶珠出於澤中誰

能不舍取以為己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

寶也吐猶出也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

左氏傳魯大夫御孫曰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

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

於阜囊

文帝常欲作露臺計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爲遂止不作又東方朔曰文帝集

上書囊以爲殿帷

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

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
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
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
百姓怨叛旣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
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
耳聞正言一日卽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
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
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爲谷脩
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

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王

堂之盛尊天爵之重

孟子曰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

割情欲之

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

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

不省而外戚寵臣咸畏惡之延光三年出爲酒泉太守

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郡界

○劉攽曰案文徙當作從

酺赴擊斬

首九百級羌眾幾盡威名大震遷京兆尹順帝卽位拜

光祿大夫遷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

經常也

屢因災異多所匡正

益都耆舊傳曰時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隔并其設銷復興濟之本

酺上奏陳圖書之意曰漢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聽難

之禍數在三百年之閒宜升厯改憲行先王至德要道

奉率時禁抑損奢侈宣明質樸以延四百年之難帝從之由是權貴共誣酺及尙書

令高堂芝等交通屬託坐減死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

河南張楷等謀反逮詣廷尉及杜真等上書訟之事得

明釋卒於家益都耆舊傳曰杜真字孟宗廣漢綿竹人也少有孝行習易春秋誦百萬言兄事同

郡翟酺酺後被繫獄真上檄章救酺繫獄笞六百竟免酺難京師莫不壯之著援神鉤命解

詁十二篇援神契鉤命決皆孝經緯篇名也詁音古初酺之為大匠上言孝

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末未遑庠序之事酺之

此言不知何據武帝大合天下之書武帝詔曰其令禮官勸學舉遺興禮舉遺謂搜求遺

逸是合天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

下之書也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穀梁

同異上親臨決焉時更崇穀梁傳故此言六經也石渠

閣名昭帝時博士弟子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光武

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為

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
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爲園
採芻牧之處宜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酺免後遂起
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爲酺立碑銘於學云

應奉傳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
爲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已明達政事

華嶠書曰華仲少給事郡

縣爲吏清公不發私書舉孝廉尙書郎轉右丞遷冀州
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信吏不敢犯有梓樹
生於廳事室上事後母至孝眾以爲孝感之應時竇憲
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遺憲憲敗後咸
被繩黜順獨不在其中由是顯名爲將作大匠視事五
年省費億萬汝南記曰華仲妻本是汝南鄧元義前妻
也元義父伯考爲尙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
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食飲羸露目困妻終無怨言

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爲此禍因遣歸家更嫁爲華仲妻仲爲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它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爲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輒以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它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爲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邪因此遂絕也生十子皆有才學中子疊江夏太守疊生郴武陵太守郴生奉奉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

謝承書曰奉少爲上計吏許訓爲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晝頓暮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